



源於奧運 李漢源

足球商業化

早前，國際足協(FIFA)官方正式公布，落實世界盃即將於2026年改制：決賽周賽事將首次有48支球隊參與，新賽制把48支球隊分成12個小組，每組4隊作單循環賽，頭兩名直接晉級，而8支成績最好的小組第三名也能晉級32強，此32隊便作單淘汰賽直至產生冠軍。屆時賽期將由31日增至39日，場次亦由現在64場增加到104場。問題是，過往決賽周64場，有多少球迷會一場不漏地觀賞呢？現在104場，多了整整40場，會否讓球迷看膩了呢？毫無疑問現時「餅」是做大，但味道又是否保持一樣好味呢？相信要到2026年才知道，不過筆者當下並不樂觀，因為場次增多，相信一定有些賽事觀賞性會比較弱，整個決賽周的質素也就很容易下降。但就大局而言，今次FIFA改制增加決賽周球隊，將推動各國的足球發展，因為更多球隊能參與決賽周，球隊的所屬國家人民自然就會更投入世界盃，從而令參與足球的新血更多，不過就FIFA而言，增加決賽周隊伍的主要目的明顯是在財務上增加更多收入。

FIFA是一間「非牟利機構」，因為他們不需要賺錢。2022年財務報告(2019-2022年度)，4年收入是75.68億美元；總支出63.02億美元，而2022年卡塔爾為FIFA進賬57.69億美元，佔年度76%，跟着公布2023-2026年度預期收入達120億美元。直到2022年底，FIFA總資產達到67.96億美元，而85%為現金及金融

資產，另儲備金也創紀錄達39.71億美元，比上一年度增加45%。看數字就知道，FIFA就好像其他商業機構一樣，年年都在追業績。

其實將FIFA以商業機構般去營運是對的，每一個執行者都希望機構有足夠資源去運作，他們的做法就是不停改革去面對新環境新挑戰，過去3年疫情，FIFA也面對了3年負增長，所謂積穀防饑，於2026年變陣，留多些資源日後使用也是合理的。但筆者作為曾經的世界盃節目製作者，就希望電視版權轉播費不要加得太多，可以讓世界多些球迷觀眾免費收看世界盃賽事；現時FIFA電視版權總收入已經達到34.26億美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0%，而2026年世界盃香港版權還未開始商討，期待能早日以一個合理的價錢達成。

目前香港足球季度也接近尾聲，參與度好像還沒有什麼起色，只是有香港代表隊的賽事會比較受歡迎，其他隊伍的賽事球迷還是缺乏興趣。做生意而言，我們要做好Marketing及Sales的方面，但商品的品質其實是最重要的，而我們的商品就是足球賽事，是否做好這3個元素香港足球就有起色呢？香港足總可否找一個出色「商家」去經營呢？FIFA年年賺錢，也不停改革想來賺更多錢，足總也應該認清如何改革繼續經營「香港足球」，港超有10支球隊，相信每一隊老闆都是對足球有熱誠，現時問題就是大家可否同舟共濟一齊合作去做好這個「香港足球餅」，令香港足球有機會再次重返國際舞臺。



方寸不亂 方芳

中年人的「包袱」

全城熱話「好聲音」，第一屆《中年好聲音》造就了多位不同風格的歌手，也製造了不少話題，「爆冷」、「造馬」之聲，成功延續了全城熱話。本來是兩位大熱門的對決，豈料終極一戰，跑出了「黑馬」，難免令人感到意外。其實能進入決賽的，都是好歌之人，能力不相上下，各有風格，很難說誰是最好，當然，歌手爭的就是名次。

名次是否真的那麼重要？對身處拮据位置的，利那光輝是重要的；但時間一過，你的故事、你的名字，只有你自己繼續發酵而已；有生活歷練的人，都知道獎項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即使你具備完美的條件，並不代表你可以獲獎。

有評判形容冠軍歌手周吉佩當晚表演突出，是「人到中年無包袱」，或許只是針對他當晚拮据一戰而言；如果從人生來說，中年人正是「包袱」最沉重的時候，為事業打拚，養妻活兒，供書教學，連發夢都不夠時間，還奢望「追夢」、「圓夢」？當然，有條件「追夢」的中年人還是有的，單身不婚，經濟自由，沒有生活包袱，畢竟「追夢」是奢侈的。所以，對於冠軍嫂來說，最初反對丈夫參賽是可以理解的，及至全程相伴到場打氣，是真愛的表現，不難看到中年夫婦對「追夢」的掙扎。

最沒有「包袱」的是少年人和長者，一個是人生的起點，追尋夢想；一個是卸下責任，享受生活。所以，《中年好聲音》最大的驚喜，是看到71歲能歌善舞的吳大強，看到了長者追求美好生活的動力，真正「老年無包袱」，不需為取悅別人而戰，只為自己喜歡而活。

身邊不少長者朋友，經歷了不同時期的高光和低迷，對名和利有一定的參透，對人情冷暖更有領悟，退下來之後，還是有其餘熱，對學習仍有追求，生活是充實的，舞臺之下，仍有不少吳大強的影子。



七情八舌 小臻

教育好子女對社會是一種貢獻

不知大家有否感覺到「人才荒」在全球發生，高級工種沒人做，低級工種也沒人做，政治經濟科學商業領域都在喊沒法請到人。大家都在問人才去哪裏了？

歐美在政壇上缺乏政治人才，出現老人政治和幼稚政治。

在經濟科技領域上的各行各業也鬧人才荒。上兩代人一直都在前線崗位上努力奮鬥，建設城市，他們的成果讓後一代人享受，轉眼這兩代人步向老年，他們需要從崗位上退下來，卻沒有接棒人。人才不是說有就有，是需要培訓，大家醒覺太遲，沒有注意培養90後及00後兩代人，不少是在享樂中長大的，六七十歲的家長沒有意識到要訓練他們孩子需要工作，他們將來是要成家養家的。

有人說，新一代人是因為樓價高買不起樓而放棄工作動力，人生很灰暗得過且過。家長們請別再為他們懶惰的孩子找藉口，你們試想想自己年輕時，畢業後有沒有第一時間想過自己的人工夠唔夠買樓呢？只想到有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可以養活自己和給父母生活費。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員薪金只不過是二千多三元，如今文員都有萬多元，也升了許多倍，樓價也是差不多。八十年代找工作很難，現在倒是許多工作機會，只要肯做可以輕易找到工作，不過，問題在於未捱過苦的一代現在都怕辛苦，叫他們做體力勞動就別問了，目前連返朝九晚五也不願意，怕早起床，怕被人管，最喜歡斜揸族，返工時間自由，收入夠餬口，賺錢不用交稅，老了有錢就靠政府福利。

最討厭人講現在的年輕人缺乏上流機會，機會是要自己創造和把握，每個年代都有不同的人在自己的行業做得很成功。其實目前政府為年輕人提供了很多學習機會，輔導青年就業、幫助青年創業，八十年代政府完全

沒有的，當年的青年全靠自己奮鬥，任何年代都競爭大，點解不給機會他們磨練一下，不知賺錢辛苦何來學懂理財，學會珍惜父母的付出？自己的路要自己行來慢慢摸索。

有識之士提出，政府鼓勵青年創業也應標準撥款，應該找專家評估計劃的成功機會，否則年輕人個個認為有政府基金支持，就輕言做老闆，經營不善就容易失敗，打擊其自信心，預了一身債，甚至到時留下心理陰影，愛他變為害他。年輕人沒有做好準備不要隨隨便便做創業者。成功者不一定是做老闆的，以專業人士、專業技能在行業內發光也可以做得很好。要知道一個國家的棟樑都是行業專業人士，鼓勵年輕人做國家棟樑和對國家有使命感其實比鼓勵他們自己創業更重要。中國之所以在幾十年發展強大，乃是一班對國家有使命感的科研人員、建築工程師對國家建設作出的貢獻分不開。如果你有看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就有非常大的感受。

教育年輕人的使命感和有國家視野的價值觀很重要，不單止香港要內地都要。最近因為朋友在深圳的公司有周年活動上去見識下，除了感覺內地年輕人的靈活聰明外，另一個感覺是他們的工作觀念很特別，同樣不喜歡打工，寧願做小販，他們賣的只是小食品、小手工文創，利潤很低，只夠自己生活。

亦有人打工之餘有時間就在網上陪打機，每小時計錢即日出糧的。他們覺得賺外快很開心、很滿意，沒有進修上進的動力，這種生活狀況他們快樂，長輩憂慮。而且這種方式生活來講也不是辦法。事實上他們都是有父母庇蔭，沒有生活壓力，自然沒有迫切要去努力賺錢，所以不要只問年輕人點解會這樣？要先問父母有用正確的方法引導兒女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其實教育好兒女受惠的是自己，也是對社會的一種貢獻。



翠袖乾坤 連盈慧

貴不出理由之「肉」

飲食嗜新，誰都有興趣，植物肉面世之初，出於好奇，也真想過來一試，可是它上市多年了，至今還未吃過一次，為什麼呢？嫌它價錢和真肉相去太遠是原因之一，太不符合經濟效益了，同時也因為什麼豬呀牛呀雞呀，想想也不外是我們慣吃的「齋菜」，也就打消購買意慾了。

細查植物肉來源也不新鮮，最先不過是1954年一個美國化學家博耶爾從大豆提取植物性的蛋白，利用它聚合成類似肌肉纖維結構接近食肉的口感獲得發明專利之後，美國食品製造商近年再以博耶爾的方法製成植物肉而已。

也有另一傳說，指出植物加工仿造肉，已有100多年歷史，植物主要來自粟米和白豆，那麼我們的豆製素食算不算歷史更悠久？博耶爾不過在利用植物性蛋白聚合成類似肌肉纖維結構才謂之「新」。其後崇美的日本積極跟進之下吹捧為健康

「新×肉」，無懼貴價核產品的崇日素食者迷信「健康」兩字，才是「新×肉」的主要消費者。

根據市場心理學，標註健康的東西，定價太平，一定不會有人相信，可是植物貴過肉，同樣也難以令人相信，除非製品裏頭附有某種高級營養素就不同說法，但是只要價錢貴了，顧客自然也就相信製品裏頭附有某種高級營養素了，製品商人見及此，當然要抬高假肉身價了。

可是一經專家化驗對比之下，發現假肉營養不如真肉，那麼「新×肉」如何貴得有理？不，就算不是貴在加了某種營養素，貴在加了縱使不是激素而類似激素的物體，只要是加，無論是否有益的東西，動用列入人力物，就大有它的理由列入成本，成本大了，賣出的東西，就貴得有理了。有了它的道理，貴的東西也未必一定好，不少所謂健康產品，應作如是觀。

看專家列出豬牛雞肉與植物肉所含成分比拚出來的表格，便知道認為植物肉與健康掛鉤是多麼嚴重的誤導。



◆我算不健康嗎？ 作者供圖



百家廊 梁路峰

春遊狗牯腦

4月芳菲，百花爭艷。從遂川縣城出發北上，途經草林紅色圩場，西行40分鐘，便到了中國「名茶之鄉」——湯湖小鎮。站立湯湖圩鎮，抬頭遠望，對面一座聳立奇峰，山勢突兀，怪石嶙峋，峰頂一塊巨大石岩，形狀酷似狗頭——狗牯腦山因此奇峰而獲得頑強不屈、粗魯不馴的名字。

「盤踞龍泉數十里，平分湘贛兩源頭」，狗牯腦山地處羅霄山脈南段東麓支系，與井岡山一脈相連。民間傳說：鷓鴣寺有一老道，久病不癒，一日遊狗牯腦山，遇一老翁，告之，「春風始動，雷聲初發之時，採摘狗牯腦山上茶，用安村泉水煎服，茶到病除。」老道遂在狗牯腦山頂上築起石屋，依言而行。不日，果然病癒，且容光煥發。於是，品茗論茶，便開始有了「安村泉中水，狗牯腦上茶」為上品之說。

懷着對「狗牯腦」山神秘的嚮往，經過茶鄉白土村踏上了登攀狗牯腦山的旅程，沿着麻石條路步行8里山路，便到了茶山村。走進這個山巒懷抱、茶樹滿園、流水潺潺、梯田層疊，山路縱橫、村煙稀落、空氣清涼的小村落，就像走進了遠離塵俗的「世外桃源」，偶爾傳來幾聲不知名的鳥啼，更顯得四野一片寂靜。漫步茶山村，村中一幢幢青磚平房，屋前，山花吐豔，猶如滿面春風的山女亭亭玉立。屋後，山坡山窩茶壩行行，鬱鬱蔥蔥，似一層層鑲嵌玉的綠浪湧向天空。走進屋子，一縷縷清香隨風飄來，令人心曠神怡。

茶山海拔900多米，厚層烏沙泥土，林木蔥蔥，清泉淙淙，終年雲霧繚繞，四時清泉不斷，山下沸泉四冒，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晝夜溫差大。獨特的自然、氣候條件，有利於氨基酸、茶葉素及芳香物質的形成。狗牯腦茶成一枝獨秀、享譽中外，

實得之於雲霧、山泉、雨露的靈氣。

茶山村為遊客開闢了「神茶」道，登上狗牯腦山巔，只見四周峰巒起伏，茶園蔥鬱。舉目環視，一片片碧綠如黛。夾雜着薄薄的雲霧，茶姑們置身茶園，若隱若現，猶如大海中緩緩游弋的點點彩帆，又恰似天幕中的斗轉星移，好一幅美麗的採茶圖。而散落在綠色叢中的農家屋舍，和諧地隱沒在斜坡溪澗林木幽深之處，點綴着狗牯腦茶鄉秀美的風光。

這是我30年前工作生活過的地方，1993年冬，我被借調到安村水電工程建設指揮部擔任宣傳員，狗牯腦茶山是我人生工作的第二站。2016年，全縣公安機關開展「百警進百村」活動，我進駐白土村掛點3年，與茶農結下不解之緣，茶鄉茶事茶情、茶韻茶味，依然瀟灑心間。

白土村70多戶人家，320多人口，98%的家庭收入來自茶葉產銷。這裏50畝茶園的農戶有20幾家，開春後摘了好幾次鮮片了，頭一次上茶市，半斤狗牯腦賣了520元，有好幾戶農家年茶葉收入可突破20餘萬元。晌午，我來到梁雪平茶農家，主人為我沏一杯狗牯腦茶，客廳裏頓時茶香四溢，品一口茶湯，頓感鮮醇甜和、清香入鼻……

狗牯腦山不知屹立了多少歲月，狗牯腦茶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了。據說，清朝嘉慶元年(1796年)，湯湖木商梁為鑄水運一批木材到南京，在滔滔長江中遭遇狂風惡浪，木排沖失。他被迫流落南京街頭。後來，被江蘇太湖籍楊氏收留，並結為夫婦。楊氏精於種茶、製茶。幾年後，夫婦倆決定返回桑梓開展新生活，他們把帶回的茶籽種在狗牯腦山上，這就是第一代狗牯腦茶。山川靈氣的孕育、種茶人的艱辛勞動，使狗牯腦茶代代相傳，繁衍發展。1915年，美國為慶祝「巴拿馬——太平洋運河」通航，在舊金山舉行

萬國食品博覽會，湯湖(原稱三益鄉)鄉紳、茶商李玉山，將所購數斤狗牯腦茶送往美國舊金山評比，結果獲得國際金獎。此後，又多次榮獲海內外博覽會金獎，成為世界聞名遐邇的茶中珍品。

蒼涼的歷史和動人的故事，令人動情。我端起白瓷杯，注視杯內，只見嫩芽翩然有韻，宛若姝女初醒，又如芙蓉頰首，繼而細芽輕綻，柔蕾徐放。隨着熱氣升騰，茶葉片片爭相跳躍，須臾一旗一槍，豎立杯底，或如纓槍林立，或若春筍破土，令人賞心悅目。細細地品嚐，真可謂：望而見覺潤生輝，聞而覺清香撲鼻，飲而感甘甜沁腑、雅香醉人，陡然升起一種爽心的快感。難怪老舍先生說：「品罷功夫茶幾盞，只羨人間不羨仙。」品飲了香氣清爽、味醇回湯的狗牯腦茶，我來到了湯湖溫泉休閒山莊。

湯湖溫泉，古稱大鄒泉，有自然泉10餘處，水溫高達82度，晝夜流量2,050立方米，是江西省水溫最高、流量最大的溫泉。溫泉四周有9個石墩，熱水順流而下，溫泉無色透明，含硫、碘、硅、鎂等多種礦物質，對腸胃肝膽疾病、新陳代謝和皮膚疾病具有獨特的療效。近年來，福建客商投資2,000餘萬元，開發了溫泉山莊，內設大型游泳池、中小型露天浸浴池13個，一次性可接納遊客1,600多人。溫泉山莊成為井岡山旅遊聖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每逢節假日，遊客紛至沓來，日接待旅遊客人達1,500多人次。

走進溫泉游泳池，不少遊客正在戲水嬉鬧，換上泳裝，撲入池中，身體浸入溫水中，緩緩游動，皮膚漸漸適應水溫，一時之間，暖意湧入心田，全身都輕飄飄如騰雲駕霧一般……從溫泉中走出來，的確感到全身輕鬆了許多，疲憊勞累也似乎一掃而光。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有感紀念張國榮

我不是一位追星的「哥迷」，更不算真正意義上的前線記者，但作為一位前沿文化觀察者，我肯定留意文化現象。這個4月1日是哥哥張國榮逝世20周年忌日，民間早已醞釀一系列紀念活動，適逢特區政府要重振「疫後」的香港，首次舉辦的香港流行文化節正好這時啟動，令紀念一代巨星的活動達至高潮，我親自到現場的就有5個。

對張國榮，有人對他愛得癡狂，也難免有人不以為然，在自由社會，屬正常現象。但我們要看的最大公約數。當年兩大「天王之爭」熾烈，背後有唱片公司、媒體和歌迷會有意推波助瀾，形成競爭，也造成話題，但據我所知，兩位當時處於競爭處境的歌手私下相處和諧。

雖說「天王」爭持不下，但其實，比哥哥大6歲的譚詠麟是略勝一籌，得獎也較多，就聲線而言，譚詠麟唱歌時中氣十足，聲音宏亮、渾厚，相比之下，張國榮的聲線弱一些，卻具磁性。作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最活躍的歌手和演員之一，早逝的張國榮絕對稱得上是香港流行文化符號，值得緬懷、紀念。

十幾年前，我曾寫了一本《時尚偶像》的書，看了很多相關資料，我已判斷在「人人皆可成名15分

鐘」(安迪·沃荷生前預言)的今日，不會再有偶像。因為在無遠弗屆的互聯網時代，「成名」不再是新聞，冒起更輕而易舉，自然而然，人人都有機會被崇拜一陣子。

然而，從過去近一個月的紀念活動看來，張國榮的偶像地位仍在，而且超然，更跨時空。20年了，在文華東方酒店門口，還有那麼多花園，還有那麼多人排隊獻花致敬。如果他泉下有知，該會多麼欣慰。

當年做國際流行文化雜誌，常常為西方人對他們的偶像長情感動復感概，而且是民間自發的，像占士甸、瑪麗蓮夢露逝世逾半世紀，每逢生忌或死忌都有紀念活動，尤其是占士甸，只主演了3部電影，車禍身亡時才24歲，但後人對他的評價甚高，紀念不斷。

一個社會需要紀念的，除了身居政經要位的偉人外，也應包括民間喜愛的偶像，那是一種心靈寄託和人性使然。

世界上，有人隨風而逝，無影無蹤；有人過目難忘，永刻心中。有些事，是無法解釋的，也不用解釋，只需要尊重。偶像就是這樣，他或她也許不見得完美，卻在一段時間內陪伴了我們，其歌聲或作品撫慰了我們的心靈，這就夠了。紀念喜愛的偶像，就是尊重我們的歷史。



琴台聚眾 伍果呆

要糉子，還是要圖書館？

糉子和圖書館，本來八竿子打不到一塊，但是在今年的世界讀書日，這兩者被偶然又必然地聯繫在一起。

那天在下雨，這樣的天氣原本最適合呆在家裏安安靜靜地聽雨、讀書，然而看到微信朋友圈刷屏的消息，卻是無論如何也安靜不下來了。

喜歡或者沒那麼喜歡讀書的華人多少都會讀幾本武俠小說。讀武俠小說不能略過金庸的，金庸的武俠小說跨越時代，在很多人心裏都種了一個俠客夢。「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金庸的讀者遍布全球，而以金庸命名的圖書館只有一個，就在他筆下寫了又寫的浙江嘉興。

金庸把嘉興寫了又寫，使得我這樣孤陋寡聞的人從他的小說裏才知有嘉興這樣美麗的江南水鄉，有好吃的糉子、蓮子……這一切自然是源於金庸對第二故鄉的深愛。金庸在30年前捐資300萬港幣建立了「金庸圖書館」，又追捐20萬港幣添置圖書和設施，那時的港幣還是很值錢的，在圖書館落成後，他親筆題寫了「感我桑梓，錫以嘉名，願盡菲薄，助振斯文」。這座入選了《中國圖書建築集錦》的集獨特

的設計風格和大家名氣於一身的圖書館，後來成為了嘉興市的文化地標，成了旅遊打卡點。

然而就在今年世界讀書日這天，我得知了它要被拆除的消息。據說由於嘉興市的城市規劃，金庸圖書館所在的地塊將作為二類住宅用地整體拆遷和對外招拍掛，一些文化名人和大量的金迷紛紛在網上發帖、跟帖指責當地有關方面這種無視文化的荒唐行為，呼籲停止拆除金庸圖書館，不能讓金庸先生當年對嘉興付諸深情的「以振斯文」被辜負成「斯文掃地」。

想起深圳本來是沒什麼文化的，曾經被人調侃為「文化沙漠」。跟嘉興那樣既有糉子又有「金庸圖書館」的城市自然沒法比。但是深圳的決策者很明智，在市中心蓮花山下面建了個據說是世界最大的書庫，加上旁邊的音樂廳、圖書館，構成了一個文化的「金三角」。正是這個金三角讓深圳摘掉了文化沙漠的帽子，一座注重讀書、尊重文化的城市自然就生長成了文化的綠洲，深圳後來有了深圳讀書月、讀書論壇，它的讀書月和讀書論壇而影響到全國其他的城市，許多城市因而也開始辦讀書月，做讀書論壇。因為重讀書，深圳後來又成

了圖書館之城，它的每個社區都有一個社區圖書館，讀書在深圳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

生前住在香港的金庸先生曾參加過深圳讀書論壇，這也成了深圳讀書會津津樂道的一件事，金庸先生也誇過這塊金三角。只可惜，深圳雖然是圖書館之城，但是卻沒有一座金庸圖書館，這大抵是深圳的一部分讀書人對嘉興拆除金庸圖書館更為不滿的原由之一。據說嘉興在努力地打造文化名城，還啟動了所謂的文化復興計劃，他們既對文化發展如此重視，卻連金庸圖書館這個不可複製的文化地標都容不下，也不珍惜這個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似乎完全是在以己之矛攻己之盾。

今天聽說嘉興在輿論壓力之下已經表示不拆除金庸圖書館了，但有關部門的回應卻很含混，「原則上不會簡單地一拆了之」，作為玩文字的人，我對「原則上」和「不會簡單地一拆了之」仍然生疑，「原則」本來是一個剛性的詞，但「原則上」就難說了，不能簡單地拆，難道還會「複雜」地一拆了之麼？

我們都在等着嘉興做一道選擇題：要糉子，還是要圖書館？